

为孩子还原笑容，更为他们设计未来

听80后医生董晨彬讲述小儿整形外科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晨琅

近段时间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整形外科医生董晨彬的左手食指关节有些不能动弹。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每个手术日，他都要做十几个手术，最长的一天从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2点。

迎着朝阳出门，伴着月亮回家，快节奏的诊疗日程于董晨彬而言，稀松平常。这名80后既是小儿整形外科医生，也是微笑行动国际志愿者，用手中的柳叶刀为患儿还原美丽的笑容，修复完整的颌面，再造逼真的耳朵……

日常工作之外，董晨彬公益服务的范围从平原至高原，从国内到海外，他将自己的工作比喻成一名修鞋匠，“小儿整形更多是为孩子设计将来，在成长这条道路上扶一把，或许就能让他们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修补先天畸形，纠正原来的错误

董晨彬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刚做完手术，摘下口罩，回眸微笑，这是他最喜欢的瞬间，也是这名“微笑医生”十多年公益之路的见证。

“雪中送炭”——这是董晨彬对小儿整形外科的定义。相较于成人整形，小儿整形更多是对先天畸形的修补。在先天畸形中，唇腭裂发病率约为1/550，修补唇腭裂也是

小儿整形的主要手术之一。

“和沿海地区不同，在高原，你能看到60岁的老太嘴巴还是裂开的。”为了帮助更多孩子，董晨彬选择走出去，送医上门。他曾在3年中，连续去了7次高原，昌都、玉树、拉萨、日喀则等地都留下了他公益的足迹。

在西藏昌都市人民医院，董晨彬难忘一儿藏区牧民。十几岁的姐姐带着几个月大的弟弟，从牧区骑马出发，饿了便啃糌粑，整整一天一夜才到达镇上的卫生所。当卫生所工作人员将姐弟俩带到董晨彬面前时，他有些震惊，姐姐是带弟弟来看唇腭裂的，可摘下口罩一看，她也是！

“唇腭裂作为一种多发性先天畸形，其遗传因素占21%。”董晨彬说，后经医疗队筛查，果不其然，这户牧民的五个孩子均是唇腭裂患儿。几次进藏，医疗队终于帮他们一家都完成了手术。

边远地区太需要医生了！董晨彬还记得，一次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一名孩子因术前检查不合格，无缘此轮唇腭裂手术，他的父亲急坏了，将医院口腔科玻璃门推坏了。同为父亲，董晨彬理解他的担忧，两人相约来年春天再见。董晨彬没有食言，第二年，他重回旧地，如约为孩子完成了唇腭裂手术。

回馈这份善意的，是另一份善意。当董晨彬完成在昌都的公益任务，准备返回上海。凌晨4点，一行人正要离开宾馆出发时，一群家长背着孩子，带着哈达，自发来送别这群给孩子带来希望的医生。回忆起这些，

董晨彬的眼睛亮晶晶的，“一名医生的成就感，或许就是这么简单”。

攻坚小儿整形，如同一束光照亮患儿一家

作为一名微笑行动国际志愿者，董晨彬数十次参与国内外唇腭裂免费慈善手术。最近的一次就在8月，三名来自青海高原的孩子经慈善基金会支持，重新拾回了天真的笑容；而最久远的一次，是2009年，那也是董晨彬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当时，儿科医院与慈善组织联合举行一场慈善医疗活动，邀请了两名国外医生，给20多名福利院的孩子做唇腭裂手术。董晨彬那时还是儿科医院普外科住院医师，普外科主任郑珊当即拍板：“本次慈善行动，就派董晨彬去配合、学习。”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更深的考量，太多的孩子需要整形手术，可国内能开展相关诊疗的医院还太少。

自此，一条崭新的赛道出现在董晨彬面前。偶尔，他也会感慨，这是否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毕竟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念书时，他便想着自己今后能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

可毕竟不是整形外科科班出身，从零做起并非易事。看书、进修、实操，从唇腭裂起步，董晨彬开始主攻颌面外科。他为头盖骨发育畸形的孩子行“人骨拼图”，重造颅骨；为小耳畸形的孩子，用三根肋骨再造耳朵；为被狗咬伤的孩子，细心修补面部神经……

有患儿家属如是描述：“董医生像一束

光，照亮并温暖了我们一家，让我们感受到了世间的真情关爱。”

医疗技术需要时间沉淀，人文关怀没有年资差别

董晨彬有一个习惯，手术结束前一定要“回头看”，看看术中还有哪些不够完美，如何通过技术调整再让手术效果更完美些。可是“回头看”自己18年走过的从医路，这名完美主义者却说，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这也是医生常要经历的无力感。

“我们就像走钢丝的人，这条钢丝便是生死线。”董晨彬说，刚做医生时，初出茅庐，战战兢兢不敢手术；有一定经验了，什么都敢做；到了一定高度，又开始变得谨慎。

“医生做得越久越如履薄冰，这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职业的敬畏。”即使到了现在，董晨彬依旧不断寻找外出培训的机会，他希望手术能做得再完美些。努力的背后，或许就是为了一句“董医生，你这边不做，就没人做了”。

多年来，从最初的一人就是一支队伍，到如今儿科医院整形外科团队已成长为一支6人队伍。对于科室中的年轻人，这名“过来人”同样语重心长，“医疗技术需要时间沉淀，但人文关怀没有年资差别，隔三差五去病房转转，设身处地帮家长考虑”。

董晨彬常说，家长的理解是推动医学进步的很大一股力量，而从医者专业诊疗之外，能尽力的，或许就是对患者再好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整形外科医生董晨彬(左)正在为患者做手术。(受访者供图)

随着音乐综艺《乐夏3》热播,《大梦》《彩虹的微笑》等累计播放量近一亿

好歌一夜间牵动太多人的心,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姜方

一首歌,唱尽人的一辈子。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3》最新一期节目现场,瓦依那和任素汐合作的《大梦》,让屏幕内外的无数听众感动到泪崩。没有狂热的音浪,也没有充满荷尔蒙的蹦跳,这样一首歌词直白平淡,旋律、结构、配置简单的歌曲,凭借纯洁、质朴、真诚的吟唱,还有曲中蕴含的隽永哲理与诗意,不仅拿下本期节目第一名,也在更多人心中激起巨浪。

微博上,《大梦》相关热搜高达34个,歌曲播放量已逼近3000万。“人生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困扰”“追寻的过程就是一种答案”等热搜词条,也印证了《大梦》成为不少网友的热议话题。这一季的《乐队的夏天》,触动人心的不仅有《大梦》,麻园诗人根据王心凌同名歌曲改编的《彩虹的微笑》,以笑中带泪、苦乐参半的真挚表达,同样触动了更多听众的软肋——全网曝光量超过4300万。

“真正的共鸣,无外乎是聚拢了大多数人的心,说出了大家最想说的心里话,表达了大家最想外露的情感。”一位乐评人如此评论。就像《大梦》《彩虹的微笑》所激荡起的群体共鸣,无论是节节攀升的播放量,还是网友们刷屏的点赞、留言与转发,都体现了受众对于真正的好歌会以热烈的欢迎。

该怎么办?生命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答案

让无数普通人落泪的《大梦》,用真实质朴的歌词,细细切分了人生从幼年走向老年的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难捱的时刻。

孩童时期的烦恼,也许是摔跤弄脏了新衣,担心被爸妈责骂,也许是第一次离家上学后的不知所措。刚刚成年时的烦恼,也许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学业和工作难以抉择。而立之年迈向不惑之年的烦恼,也许是房子、孩子、家庭、事业,一切都有可能令人窒息无力。一旦年龄老了,还要操心孩子和自己的身体。直到生命走向终结,才有可能放下过往的执念……歌词生活化又接地气,《大梦》将大多数普通人一辈子会焦虑的事情,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娓娓道来。

“从吉他弹唱、旋律形态、和弦走向,到词曲结合时吐字很密集的方式,都体现了《大梦》是一首十分饱满、韵味(摇滚诗人)式的作品。”就像音乐学家陶辛所说,一首好歌会不会是一首能打动你我的诗。也有听众表示,这首歌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让人想起《诗经·国风》,那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任素汐与瓦依那的声线干净而质朴,随着乐队的鼓声加入合奏,越来越重,越来越密的鼓点,还有一次又一次的“该怎么办”,撩拨着听者的心绪。在学者看来,《大梦》最打动大众的,正是每个人生命中都会经历的那个“该怎么办”的时刻。“歌词既可以是某个小县城居民的心声,也可以是大城市某个退休干部的内心独白,并没有特别的身份指向性。”陶辛认为,《大梦》拿捏住了每个人的软肋——无论你来自内



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3》剧照。

制图:李洁

内还是国外,城市还是农村。

“该怎么办?”有人说,《大梦》没有给出让人醍醐灌顶,足以重新认识人生的答案。就像乐评人耳帝对歌曲的评价,“没有高潮,没有华彩,没有升阶,没有变奏,只是不断地重复与循环,如日升月落,黑夜白天,一段结束了再起,到了终点又是起点,仿佛永远在无穷无尽的困境里打转,就像绝大多数人的一生”。

可即使每段演唱的都是人最无奈、最觉得过不去的瞬间,《大梦》的主人公还是从6岁唱到了88岁。就像歌词中的“滴滴哒哒”,日子再难,时间还是在不断向前走,也推着每个人的生命往前走。终于,歌曲唱到了尾声。有别于录音室版本,这次瓦依那与任素汐在《乐队的夏天3》中的合作,新增了一段相对积极的抒发。“我看到花儿在绽放,我看到鸟儿在歌唱,我看到小河水匆匆忙忙;我看到云朵在天上,我看到小河在流淌,我看到人们漫步在路上。”也许生命这场旅程确实没有答案,但过程本身就是答案。

就在音乐里做个翻跟头的孩子

“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深呼吸甩开悲伤,生气想爆炸就大声唱。”按照原唱王心凌的诠释,《彩虹的微笑》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小甜歌”。而在《乐队的夏天3》,麻园诗人将其改编成了一个得到与失去永恒,怅然与欢乐同在的版本,在舞台设计上,还借鉴了古代诗歌中“以乐景衬哀情”的手法。

戴着墨镜登台的麻园诗人主唱果果,在原版歌词“爱很easy(容易),很easy”之后,加了一句“心情也会伪装”,形成了苦甜参半的鲜明反差。“彩虹梦一场,彩虹会消散;彩虹的颜色,是雨水洗静我不安;彩虹梦一般,难及也残缺;彩虹的微笑,也是最连续放下过遗憾。”而这一整段新增的歌词,也赋予了原版不曾有的深刻,升华了整首歌的主题。

接下来的画面,更被无数网友认为是这一版《彩虹的微笑》最大的亮点。舞台

上,一位穿着T恤衫的小男孩,用清亮的声线唱出“长大很easy,梦想很easy……”得到很easy,失去很easy”,伴随着之后苦果嘶吼般的“easy”和声,好多网友瞬间泪目了。耳帝认为,这是千禧年青春流行音乐不常去揭示的世界真相。“青春的歌往往给我们梦想与向往,但很少教我们如何面对失去,尤其这样的句子是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唱出来的时候,他的成长阅历还未让他体会到失去的残酷,还未看见生活的真相,于是让苦果的哭腔,像是成年人发出的一种孩子般的哭泣,才更让人觉得珍贵又触动。”

紧接着,唱着“失去很easy”的小男孩,在《乐队的夏天3》舞台上翻了一个跟头。台下的大张伟听着这首歌《彩虹的微笑》,一边蹦着,一边流下了眼泪。他的点评,更是直击灵魂:“我们做摇滚乐,好像显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厉害似的,可是,我们面对生活的痛苦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无非只是想在这音乐里做一个翻跟头的孩子而已,因为那一刻叫作自由。”

■本报记者 许畅

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盲人背后的勇气

盲人在登山,怎样征服世界屋脊?昨天,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同名新书在上海首家残疾人友好书店——新华书店·逆光226非视觉文化书店首发。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登山者张洪与读者分享他的故事,讲述了在人生攀登过程中的勇气与信念。

21岁失明、40岁开始登山、46岁完成常人眼中的奇迹……张洪源于家庭遗传病“青光眼”而失明。年轻时他曾无数次想过放弃,最终在妻子夏琼的帮助下走出阴霾。“既然我看不见世界,那就让世界看见我。”当他偶然听到美国盲人登山家埃里克攀登珠峰的故事,于是他决定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登顶珠峰的盲人,他想“做这件事”来回敬妻子,回报家庭。

“40岁之前我没去过雪山,没做过任何训练,如果说一般人登山是从地面到顶峰,而我是先从失明的‘地狱’爬到地面,再奋力向上攀登。”2015年,张洪有了攀登珠峰的念头,到2021年成功登顶,花了整整六年时间。2021年5月24日,张洪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下月即将上映的《看不见的顶峰》,真实记录了张洪从决定到筹备训练、和向导互相磨合、攀爬珠峰,直到最后成功登顶的全部过程。

“攀登珠峰面临很多挑战,有体能的,有意志的,最重要的是无法掌控的天气,我登顶的那天是那年气候最差的一天。”张洪回忆,“当时攀登到8700米左右,时速超过60公里的狂风中,我们要靠吼来交流,导致体能严重消耗。那一刻,我真正意识到什么叫恐惧,上则凶多吉少,但是下的话,还差一百米登顶,我不甘心,我问自己来这里干什么的,不就是来接受挑战的吗?”

“也许此前,你也曾在茫茫人海中苦苦支撑,独自迷茫,深陷痛苦,我的经历也许可以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张洪的话掷地有声——“一个人只要有想法、有追求,内心有一股原动力,敢于尝试,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纪录片导演范立欣的团队拍摄了近两年。《看不见的顶峰》拍摄素材长达300多小时,诸多细节悉数收录进同名新书中。该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分为“接纳失明”“开始登山”“密集筹备”“冲刺与告别”“初见珠峰”“下山以后”“光环之下”等十个篇章。这部聚焦亲情与梦想、展现力量和温暖的纪实性自传作品,以张洪口述形式,讲述作为视者在双目失明后,如何通过刻苦训练,及在高海拔、低氧的极端环境下如何克服身体的困境和突发状况最终完成登顶。

张洪还记得,从珠峰回来以后,他更愿意去接近视障群体。这种转变或许旁人很难理解,但确实是登顶的所有细节的叠加,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属性、社会属性,和自我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下山之后,我也为身边的朋友按摩,但已经脱离了挣钱的目的,而是调理身体。我的手在朋友的肩颈、后背等地方发力,熟练自如,仿佛是我的领地。这和在那荒野中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每一步都是生死悬崖的登山,截然不同。两种心境看似硬币的两面,但其实我逐渐在里面寻找到享受生活的滋味。”

目前,“张洪登峰造极”快闪照片展正在书店展出,展示了张洪登顶珠峰过程中的照片,将持续至10月7日。一张张鲜活的照片记录着生命的力量,也激励着每一位前来观展的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敢于挑战自己的极限。新华书店·逆光226是上海新华传媒打造的上海第一家残疾人友好书店,以“非视觉文化”为核心理念,店内铺设了盲道、盲文打印机、无障碍电影展映区等。

体彩公告

七星彩第23111期公告
中奖号码: 538848+14

排列3第23257期公告
中奖号码: 908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排列5第23257期公告
中奖号码: 90877
每注奖金100000元

七星彩第23111期公告
中奖号码: 538848+14

一等奖 0 0元
二等奖 17 32459元
三等奖 13 3000元
四等奖 827 500元
五等奖 16068 30元
六等奖 480271 5元

一等奖金累积数: 212215851.73元